



遜園漫稿

己未



遊園漫稿

己未

目錄

賀南大司成存菴周公晉宮詹學士序

澹志齋集序

花園新阡表

詒穀揚名卷題爲計部阿公

李芹川先生浮丘逸草序

肇邵讀拙集以七言二律見投勉和其一

答謝

芹川先生傳

征播盡瘁錄序

楊巖幕之虎林

贈葉肇禧舍人四首

柯玄陽明府之皖城

倪元道參軍六十次金赤松送乃祖侍讀

還朝韻祝之君新受 勅命自賀長至

歸

汪肇邵六十

王郎資生樓

亞中大夫資治尹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右參政顯齋劉公神道碑

賀南大司馬鍾梅黃公奉 召協理京營

戎政序

後漢書批評序

宋羅務光子有擬答呂洞賓詩十六世孫

良策官南錦衣幕見示起元次韻二首

大司空敬松周公園居詩四首

米仲詔工部家有四奇一曰園二曰燈三
曰石四曰童客爭咏之同用一韵函書
屬和勉爲效贖殊覺形穢也四首

書梁端肅公與何侍御公書後

張時泉家有桃樹產芝之瑞已而舉子賀
之

獻縣令向公忠節錄公慈谿人 靖難師
起死事者也九世孫萼輝官南比部列
公遺事以示起元敬賦二首

渭川吳隱君墓表

少洲汪公墓誌銘

永濟橋爲會澤卿侍御題二首

讀拔劍集

春秋正意序

家僮采木芙蓉插餅并摘得杏花一枝霜
後盛開亦異事也四首

行園二首

無題二首

大學士曙谷先生七十四首

太史澹園先生八十序

澹園先生八十四首

張母羅太夫人六十序

郊行

秋望

澹園先生輓詩二十八首

有序

持鉢院門歌

戚家山歌

中丞與參黃公輓章四首

病臥山中不聞外事久矣偶客過談一時
老成彫謝爲之泫然賦此以當天問

杏村

寒

孝友流芳卷爲禮部張君題

送友二首

市隱園二十二咏爲姚允初觀察賦

蛟門先生易學序

遜園漫稿
封侍御畢太公暨孫太孺人偕壽序
冬夜謝吉甫黃徵甫張韞甫王不驕太復
弟同集草堂

遜園漫稿

己未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賀南大司成存菴周公晉宮詹學士序

大司成存菴周公之涖南雍也歲當戊午大比
賓興之日士之負笈而來者較徃歲可險數倍
東南半壁之天下扶輿清淑之氣所產翹雋穎
達之材皆因鴻都之一塗以就風雲而邇年以
來士多淫放于樗蒲杯鎗囊屐油檀之間甚者
浮薄佻巧蓋衆自雄徃徃以弛銜縱轡望上之

進園漫稿
寬我而憚以其身自束于規矩以是司教者樂
育之化與造就之法多不能兼予之于上而得
士之心與變士之習亦多不能兼取之于下徃
者不佞代匱南雍蓋日廩廩然幾幸有以振之
而模範不具經術淺薄卒未能有以勝其任也
公之拜 命而來也寔以代余而余寔幸得
公有以補余之闕疏而覆其疵璠蓋公前是壬
子之典試應天也其渾金璞玉之器光風朗月
之儀紳珮之士望而知其爲仁人君子咸願奉

之以爲師而其奧博典麗之才洞密精遠之識
所爲見于程式之文與甄錄之卷者又有以樹
斗南之杓而空冀北之駿故自公秉鐸以來士
奉要束惟謹毋敢有軼于繩之外者城闕佻達
之習一變而爲絃誦禮樂之風彬彬然險于徃
日公又爲之慎持憲章謹御左右搜引其俊又
而檢廸其奇袞獎掖其雅馴而裁抑其躁競故
涖任幾一年而賢關之內秉德嚮風者謐如也
蓋士習丕變士心咸歸有不動聲色而使人默

然式化者樂育之與造就人畸用之而偏得其方公合用之而兼收其效眊余之廩廩憂不甃者相去何翅徑廷哉于是 上知公可大用不欲久公于南也 特召公爲少詹事兼侍

讀學士管理清黃夫武臣之功次秩序雖所關甚鉅然一校閱查勘力耳非 上所以名公

意也古稱中興之蹟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夫治內莫大于使卿大夫之各得其職治外莫大于使要荒之不失其理要之辨官論

材必先於興賢造士折衝禦侮尤始于覈績程功今交戟之內方孳孳爲芻招之求而疆圉之外又皇皇爲撻伐之役時事之大孰有亟于此者 上旣試公以賓門之明揚而又試公以樞庭之綜核枚卜之典旦夕將行公所爲副

上簡畀以銓叙流品毗贊安攘使百辟亮其天工四夷奉其戎索者將在是矣公懋圖之哉余故因南雍諸君子諏所以賀公者辭不獲命乃述 上所爲名公之意爲公勸駕異時公

之功烈著于廊廟公之德澤覃于海宇人之爲
公叙盛德頌大業者寧獨一南雍所爲幸其補
闕疏而覆瓿聖者又寧獨余一人已哉爾時而
回眊夫今日之言余不佞殆猶存乎蓬艾之間
也

澹志齋集序

昔人謂論治者貴識體其于文也亦然文章之
用雖變化無方而其體則不可易張融所謂文
無常體要以有體爲常誠篤論也爲文而不識
體將以禽人之管路人之竹權扶之玉目樓煩
之星施錯列于天球河圖赤刀大訓弘璧琬琰
之間哀牢之闌干冉駝之髦毼林邑之吉貝襍
綴于冰紈霧縠方空吹綸阿錫升越之上雖竝
號瑰奇其體固已乖反而無適矣又况乎以山
林而飭廊廟以干戈而參俎豆者哉歐陽子之
爲文也未嘗屑屑焉瑟瑟焉步趨古人而效其
曠也而說者謂其爲詩傳則似毛鄭爲五代史
則似馬班爲章奏則似賈陸爲序記銘志則似

韓柳爲詩歌則似李杜彼豈必若今人之爲規
撫于字句音響之中其體誠有所合之也得其
體而後可以論于文譬若操規以造園握萬以
造方天輪地軸舉在吾擬議區畫中成變化而
行鬼神有望而不失鍼芒度而不差累黍者矣
吾友聖培之于文章也有控引一世之才有綜
括百家之學有洞炤九幽之識極其所至固已
薄廬陵而不居而獨其工于得文之體則有相
似焉者試舉其集按而求之詮理之文之雅而

正也不以爲濂洛關閩之著錄乎哉論事之文
之辨而哲也不以爲公孫鼂董之射策乎哉代
言之文之典而重也不以爲蘇賈常楊之視草
乎哉叙事之文之慎而裁也不以爲龍門蘭臺
之載筆乎哉聲律之文之麗而則也不以爲高
岑王孟之揆咏乎哉總其大較鴻深鉅麗磅礴
昆侖鏗鯨縣龍簾之音自不與擊缶吹篴竝響
攬鬱儀結璘之彩自不與繁星燭火爭光所謂
高文典冊宐在廟廊郁乎盛世之文者矣聖培

起家讀書中秘擢史官洊陟宮案晉典成均所
挾筴而讀者皆石渠天祿之編所染翰而書者
皆日月山龍之袞所接衽而遊者皆紫清丹籙
之彥所授簡而賦者皆卿雲帝日之章是以文
靡有不當其體而體靡有不當其名讀之而可
以垂法行遠知人論世非徒絺章繪句之爲工
已者取廬陵以相方烏足以盡吾聖培哉聖培
年事方剛今且羽翼儲闈步武揆路是將以其
文潤色鴻業追琢聖典天下之文章孰大于是
文體之于治體異用同符余日夜爲聖培望之
不但寶其名山之藏附爲不朽而已

花園新阡表

萬曆四十有三年歲在乙卯七月六日余妻

勅封孺人王氏以疾實余時方拜南大司成
之命且以長兒振昆臥病苦塊中甫再浹
月繼其母而亡余悲悼之深幾不能自主未暇
爲問窀穸事明年丁巳再拜宮詹之命始

解南雍之印鞅歸私家將以漸謀卜一地安逝

者而倉卒未可得嘗以人言閱數區比躬校之于形家言多不合輒復罷去又明年戊午夏日繁昌吳君邦亨以青囊之術來游余門因囑余姻王君履泰偕之徧歷郊圻間更十餘處始得之于安德鄉之花園村余時以足病不能撰策從其詆視而余姻興化李君思聰博通多才藝君子也妙解風水其識議高天下遂又囑其偕姻卜君鼎吉往視之李君見卽心賞已復數四與卜君王君精答之謂必可用乃捐貲購焉冬

日李君再爲之定其穴向于是余始躬往視之其地爽塏清夷森茂環合陽陰燥濕得其中似可以安體魄者乃治攻築之事惜其地脉愜不任耐僅以今年己未三月朔舉孺人之櫬窆焉虛其左以竅余異日同穴之誓嗚呼余少卽傷習堪輿之言每哂世之卜宅兆者多不詳計于化者之母侵膚而惟怵憚癢志于芒芴中不可知之福蔭然而所謂四逆五不葬者雖可以術測之知其必然而亦有時出于智人千慮之外

者諺謂天生一人地長一穴冥冥中固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夫安可以彊取而智索哉卽以此地論之業爲新都賈人子所有且將開壙以葬其母矣而夢寐間若有神焉呵而禁之以非其所據諭使速去者又其地在嘉靖中爲普寧佛刹大宗伯湛公爲鄉紳鄭公謀葬父母毀之而汔不果用去今將百年地在近郊人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而余與孺人之菟裘乃適在此遭遇之因緣豈偶然哉機祥鬼神之說余所未敢論要以始事之繇與四君之爲余卜者其功不可忘也遂紀之而泐諸石以識于墓門之左且以告吾之子孫于世世俾知所自也

詒穀揚名卷題爲計部阿公

詒穀高人頌芳名令子揚絲綸輝日月蘋藻動宮墻範俗尊前典傳家啓義方清徽常不沫素節久彌光東國巾仍墊南州榻未忘社開欒氏里宅表鄭公鄉何策宗方大于門祚正長還期世珪組千載奉蒸嘗

李芹川先生浮丘逸草序

古之高人貞士懷璞不耀偃仰于山林臯壤之間世之所謂名寵貴富固已澹然無所撓于心矣而志之所求與道之所會有不各自秘者往往泄之于聲歌以鳴其志彼考槃之在衛衡門之在陳其人豈有異于畊絲上之田考谷口之室者哉乃不能不託諸詩以自見蓋連城之珍雖薄視五都耻爲三刑而姤筠旁達如虹之氣必上達于天固其理之所不得不然者也以余

觀于芹川先生之隱浮丘也其情寄遠矣其名跡晦矣蕭然自保其川雲嶺月之居而快然自足于看竹灌花之樂方且如浮丘仙伯之御鶴以戾于九霄下眎人世若牛坻鼠壤之不足畱一盼也乃獨卷卷焉勗其子以致身有不能一夕忘者此豈其于隱有殊趣哉天下惟石隱如焦先仲長子光者自知其于世無所庸始喑而逃焉以自覆其短君子將比之于社櫟無所材堅瓠無可用若高隱者隱居求志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其道之可知者天矯如見龍之在田翩
翻如漸鴻之在陸彼豈肯泯泯仙仙甘與草木
同腐而已哉故其志可則其羽可儀世主將乞
其言顯其身以摩世範俗非徒以爰爰束帛爲
丘園賁者此先生之詩所以獨出于山林臯壤
之外非直一栖丘飲谷之爲適已也蓋自叔子
文部君抱先生之書進爲于朝而先生之道
不行于身乃行于子矣至今讀先生詩者知其
戢玄圃之輝而以所產之天球弘璧揚光東序
其姓名且自問閉以達于朝宁使士大夫景
行其高風追想其素節有不啻自口出者此豈
考槃衡門之堙蕞坳世可同日語哉余故承叔
子之詔忘其毗陋論而序之士之懷琬琰在煨
塵者讀先生之詩可以興矣

肇邵讀拙集以七言二律見投勉和其一答

謝

無譏鄙下敢論風藏拙差堪比魏公每愧一期
交臂失豈云千古寸心同羞迴舞袖貧逾短強

學椎輪老未工莫訝效曠矯自失凌波微步有
驚鴻

芹川先生傳

芹川先生姓李氏諱文洋子化其字太平之繁
昌東島人也其家姑孰也自唐當塗令陽氷之
少子操始歷宋迄明代隱于蘓蓑間而或用
什一筭以顯至島溪公黻始能不廢農賈而讀
書又好義決嘗以百金貸其族已折閱竟焚券
弗責償也里中高其義先生爲其仲子生而警

敏從博士受毛詩所治輒屈其等輩垂髫被選
爲青青子衿游黌序矣楚麻城周公負人倫鑒
來督學政手公牘大器重之自是試必先人而
婁赴都比輒報罷先生意脉脉不自得乃去爲
吳中游從魯菴徐先生而問業焉徐先生印可
之爲七叩以贈知先生非池中物也而會島溪
公病先生偕其配周孺人日夕執侍湯藥衣不
解帶者累浹月夜禱于天願損已年以益父崦
嵒之景不可得而母朱夫人春秋亦已高矣先

生亦遂有丈夫子者四因撫之而歎曰吾學足以自致于時而弗售命也囊遺書而讀之繫有孺子在吾以吾不盡之心屬吾子而以吾不盡之身奉吾母不亦可乎遂謝去博士不復試先生故與其兄浩篤堦箎之好伯仲相師友至是問安視膳暇時時從其兄登浮丘而嘯咏焉友人惟從君任徐君士毅常撰策偕之遇林水佳處輒命觴引滿行歌互答悠然忘返望之者以爲僊僊乎馭風騎烝往來絳霄赤霞之上殆非

塵壻中人也島溪公之將易簣也授先生以遺橐先生泣而辭以讓其弟溥念兄爲家督析箸日多取腴田歸之故博通形家言爲二人營菟裘身任其事至購求費悉已捐之不以煩兄弟也身常自卜藏于親壙之左比兄卒卽舉以瘞之而辟處其右人尤以爲難念宗祠未舉亟告于宗老立家廟置祀田以供之族舊有編伍西安者倡義清膳軍田僉族子之廉幹者筦其入以給歲額軍裝賴以毋儋憫子弟之讀書而膏

晷不繼者號衆置義館延師授之且躬督其程
課族之絃誦彬彬相望自先生仲子萬化舉進
士它嗣起甲第與負雋聲膠庠者趾相接也先
生之爲德于家多此類而周孺人實左右而飲
助之故族鄧中奉先生爲宗老而奉孺人爲女
師仲子生而負異材有大志先生鍾愛甚而所
以訓飭之者不少借自其奉手辟呬之日與待
試公車隨所寓亡不有詩以示勸蓋先生日幾
幸以其所韞諸身者大顯于仲子乃甲辰仲子

登第之年而二人同以無祿卽世矣先生猶得
睹其泥金之報與辟跣之奔而孺人之逝也乃
適在其棘中射策日此仲子所以每語及之輒
泫然流涕歔歔而不能禁也然先生與孺人身
教子而見其成家老而傳于人間世所稀覯者
旣已得之卽先生所以勉仲子者若渭水後車
之讖李之世珪組蟬聯方未有艾先生又何憾
哉仲子與余同舉丁酉鄉試官南吏部稽勲司
郎中爲世所倚重諸子姓繼起異乎太丘家之

公慙卿卿慙長者也

史元曰世眇修者手一言一行之善矜矜焉望
福于天若責負然弗應而乃始疑天道之無常
好修之或爽也跡先生生平所自持曷嘗有所
祈嚮刻情矯性以就其願哉乃積之于身發之
于子若桴鼓然抑又何也夫身幾顯而亟毀之
身可取而亟予之翁則必張旣以予人已愈有
道之所保常在于是矧福爲道之隨邪夫早服
重積德君家猶龍氏言之有德司契如先生者
毋問天矣

征播盡瘁錄序

六山張大夫籍于閩之莆田舉順天之鄉試而
家金陵自余爲諸生卽與大夫聲跡相慕嚮大
夫器幹脩偉博通當世之務爲人孝友廉潔有
剗治才蓋所稱緩急可寄一臂之人也屢上公
車不得報隨牒推擇而守合州州蜀之巖郡也
素名不易理大夫從容攬轡捫參歷井而上有
夷其地之險而易其事之難者治比三年刑清

訟簡政通人和自其邑之士大夫父老子弟與郡國守相藩臬大吏若御史大夫繡衣使者亡不人人以廉能異等目屬大夫謂大夫繇此當增秩 內名進爲于 朝而播州之事起矣八路進兵餽饗不繼文武將吏其以爲憂而所經地羣峭摩天深箐翳日卽數十鍾恆不能致一石僉議非大夫莫能辦此者廼晉大夫秩郡丞專督餉事大夫心計手畫建議運道從水部署催督具有成法大夫且身自牽輓與諸卒共胼

胝于蠻煙瘴霧之中于是舩艤鱗次粟米雲湊軍皆宿飽采入亡虞是役也人以方諸蕭文終之在關中寇威侯之在河內而大夫則旣以勞劬而病矣播地底定議置郡縣總督李公乃版大夫假守鎮撫之尋疏請以爲真而大夫遂以病及于大故嗚呼古稱以死勤事者非大夫之謂哉久之當事者叙次播功大夫轉餉勞勩爲最疏聞于 朝 詔贈大夫尚書兵部郎且別議旌卹 國家所以酬大夫者不可謂不厚矣

乃議者猶惜大夫以長駕遠馭之才束于短筭
不竟其用而旌卹之典有待而舉或非 國家
所以篤意死事之臣爲作忠者勸也大夫子太
學爾登乃屬友人哀次大夫所爲條上筴餉事
狀與一時諸公所爲委寄之公檄私牘合部覆
贈卹之疏與志傳類而爲書題曰征播盡瘁錄
以示永永謂余習知大夫者也請一言爲之弁
余反覆讀之爲之感慨歔歔而不能已蓋有激
于近日遼左之事徵兵轉餉海內騷然而芻糗
不充動虞庚癸令大夫而在今日必有所以借
前箸者且使人人能如大夫之以身殉國卽轍
山轉海不能爲木牛流馬之奇何至廩廩憂不
給致煩議者謂輦金如山不救枵腹之患哉因
微掇其事序之以爲後事之勸爾登美秀而文
善繼先志異日所爲纘大夫之業拓而大之于
茲編有足券者夫上有愍亡之 國恩下有敬
承之家祚大夫可亡憾于封寢丘歌負薪矣

楊齶幕之虎林

芙蓉池上籍初通捧檄翩翩向浙東國計于今
鹽筴重官曹自古權司雄鄉心南澗朱桁外公
事西湖畫舫中誰謂脂膏堪自潤由來清白有
家風

贈葉肇禧舍人四首

瑤林璀璨憶風姿把酒春生白雪枝莫詫衣香
驚四座珮聲新下鳳凰池

橐筆承恩侍帝晨掖扉清切領朝紳如何倦引
西清直坐占金陵十斛春

朱簾畫棟碧闌干運瀆潮生五月寒無數瑤簪
檐外出不妨人作石林看

閒尋南部掇花煙高論如雲下碧天愛寫小詩
相問答坐中旋篋冷金箋

柯玄陽明府之皖城

久憶平輿有臥龍欣從鼓鐸振西雍裁詩紙貴
三都賦縮綬花開百里封揚子月明高鴈鷺皖
公雲淨簇芙蓉懷人更值鳴琴暇夢裏雞山曉
寺鐘

倪元道參軍六十次金赤松送乃祖侍讀還
朝韻祝之君新受 勅命自賀長至歸

酒喻金莖露未乾壽筵濟濟列仙班家聲久冠
簪纓上 帝寵長依日月間闕近蒼龍河外轉
尊開白獸殿中還紫髯玄髮身尤健歲歲螭坳
奉 聖顏

汪肇邵六十

名世文章出世心高齋長日坐花陰胸中玄解
唯丘索眼底青雲自古今誰更論才稱八斗真
堪挾字值千金桃華潭水春醪淥歲歲南山好
共吟

王郎資生樓

名家不忝號烏衣瓊樹神姿世所稀蚤向青箱
探舊事深從丹室領玄機壺中大藥函金鼎海
上真方秘玉扉多病得君良自快每因刀匕霍
然歸

亞中大夫資治尹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右參政顯齋劉公神道碑

參政睢州顯齋劉公之卒也爲萬曆丁巳之正月三日今三年矣公孫諸生瓚將奉公柩卽城南胡家堂之阡窆焉舉公元配杜繼配滑兩恭人爲之祔瓚乃奉公同年虞城給諫楊公狀身走金陵謁余文其麗牲之石余未及從公游而舊聞余友黃侍御晉甫言知公瓚又侍御之子婿也余遂不忍辭瓚之請掇狀之大者論次之公諱煥字文華顯齋其別號也先世蓋家鳳陽姓楊氏始祖曰儲元末避讐隨母姓始遷睢之朝郭里家焉儲生子二次曰榮榮生子翺以子貴贈大理寺評事翺子三長曰平岡公淮舉正德丁丑進士歷官貴州參議次曰濶生子一曰陽爲郡庠生卽公父也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配柳氏贈恭人繼丁氏封太恭人柳恭人誕公時夢火燎其屋遂以名比三歲平岡公謂其啼聲舉止非凡以異日名位不在我下期之八歲就外傳日誦數千言十二應州試牘輒有奇句弱冠乃推擇爲博士弟子至隆

慶之丁卯以尚書舉河南之鄉試 今上之
八年庚辰登進士第筮仕尹大名之濬縣濬之
西南淇衛二水經焉歲時苦汎濫則稼穡若洗
民居且蕩析爲魚鼈宮公首下車知其狀乃相
地形疏濬之又築堤兩岸漱之水得東過大伾
入于河自是間殫爲河之患塞矣搆黎陽書院
名諸生之貧者肄習其中絃誦之聲達乎四境
濬之士興焉邑有官縣尹不孝其子欲殺之者
聞于公公曰父子大倫也果不肖有義方之訓
在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猶不可奈何欲斃
之乃名其子譙戒于堂其子卒感悟爲孝子
內殿災將作采石于濬公與滑令董其事公召
募工人躬視礎鑿不浹月石已畢湊矣事聞
上于是有白金之 賜且 勅吏部優擢之
公爲令四載治理流聞扶風間會又承 上
命當有以旌異公者而濬之貴人以開河大伾
之南議與公忤每乘間以蜚語撼公部爲公調
之乃以南刑部之山西司主事行矣大璫保頌

繫在獄數以賄干公祈緩之公距不聽久之遷南戶部江西司之署郎中事主事典查糧廳廳爲計曹劇地弊孔百出名不易理公稽覈夙蠹嚴查兌而寬于收放者一切常例悉漸革之後公旣遷守湖州當大計司徒張公詒公書謂事方起議論紛沓獨不能以一字浣公可以觀公矣湖爲浙西名郡其地腴而俗侈士大夫歲時餽守相令丞者筐篚常闐門公始至悉謝絕之時郡值曠災後乃申飭所部除煩解媯以寬和理之杜織奄之擾民者繩奸吏而驅之而獨以禮遇士大夫以義教博士弟子且飭祀典修祭器禁博奕輯窩訪化民訓俗之令日下于庭湖民始彬彬嚮風矣于是民以公方前守劉莊襄公曰前劉後劉謂寬平有大度相若也亡何而郡大姓之事起郡一尚書一祭酒以貲雄里中其奴客多恃勢爲奸利閭左之賄賄非一日矣直指使者與御史大夫計銳欲擊治之而烏程令刺上風旨首發其事于是囂訐鋒起所以齟

齟二姓者以萬狀公固以爲不可直指同年也
力爭之且以言怵令而使者大望公以爲夫夫
不任怨背我御史大夫亦以它微卻基公于是
公慨然拂衣歸矣公去而事益張祭酒以不耐
侵辱自殺 上聞之怒是何意螫吾講幄臣
乃 詔罷御史大夫使者與令踵得臯問左之
民株索死者亡數郡人乃更思公以爲蚤從劉
公言不拔猖至此祠公于峴山三賢祠之右作
歌謳吟之 朝議益大伸公以公改守嚴州矣

嚴地僻于湖而適有採木採礦之役彫劫甚公
至則一意拊循之裁里甲之供應禁市行之攬
取罷行商之官米革絹解之包攬清圉固之逮
繫諸爲民所不便者次第條革之又修城垣以
資扞禦葺湖堤以備畜洩手禮樂全書以教博
士弟子建青雲橋于學宮以興士氣而又益勵
米糲自公餉公讌而外亡不議裁當路薦公有
曰心勞撫字禮絕逢迎蓋實錄也嘗一祈晴而
麥刈一禱雨而未起郡人爲作富春頌歌之而

公政暇登嚴子陵釣臺葺其祠堂爲文吊之又
建祠范文正公于子陵之側公之所以崇獎風
節者其意又弘遠矣晉浙江按察司副使備兵
台州時倭出沒海島中公奉命捕得生夷四
十人以獻乃益蒐乘簡卒日討軍實而訓之斥
武弁之沓貪而獎其廉且勇者于是台之兵政
日修終公任海不揚波矣嘗攝嘉湖事檣李盜
發公出榜諭賊自首境內晏然寧紹苦饑朝
廷發粟貸之公爲設方略以授有司而枵腹者
果時公之譽望日益起乃擢公陝西布政司右
參政分守關西蓋將漸畀公以節鉞之寄而公
則意已倦游矣顧念平岡公昔嘗官關中乃命
駕一徃至則禁秦俗之噀頌者使人得安其生
藩封中有絀于有司者公懲其尤而它多縱舍
且諭所司以時給其祿米俾得自贍宗室多頌
之謂公實生我也亡何而公以禮年云至連上
書乞歸時御史大夫顧公慰畱公至數四不可
得乃趣裝東出關歸里中高臥矣入門睹童穉

欣然輒咏賀季真兒童咲問之句以自快時與
二三故人觴泳畱連命童子度曲躬自和之朱
顏白髮望之者以爲神僊中人也公天性仁孝
諸生時喪柳恭人自湖州歸始喪中憲公哀號
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已從青囊家卜善地大起
冢舍躬廬墓側汔終喪始歸及解陝右紱日率
諸弟奉繼母丁太恭人依依如孺慕每游宴歸
卽夜必起居太恭人卽已臥必至榻前問寢其
孝念純篤不以老而懈如此值中州大禘

上發帑金遣使賑貸公捐粟二百石銀百兩以
佐之夫公在官下日孳孳芘民洎歸而不忘斥
所贏以贍其枌榆之社公之好行其德可勝道
哉公少時失杜恭人至是滑恭人又先公實公
不勝悲悼病夜夢天大雷電以風火光熾而旋
滅公索衣起坐曰吾其已夫蓋符其始生之兆
俄又夢兩烏衣人導之北走自是不復有言易
簣之日距其生嘉靖庚子之十一月十日享年
蓋七十有八矣嗚呼世之刻核操切以取名者

迂園漫稿
卷之五
訖訖如不終日公薰然慈仁自少至老不見其
凌厲矜奮之色而爲政得兢練之中與人泯激
隨之跡肝膽可示至進退取與軌之于道義醇
如也死之日鄉人不忘公者私諡曰恭順先生
而公年躋大哉筭旣以永官階三品爵旣以高
爲令爲守爲監司奉 璽書馳親及身與配者

三榮旣以厚如公者又何所遺憾哉公生丈夫
子一曰維明爲順天府教授先公卒而所生子
瓚秀謹有文能繩其武以振家聲者也余居恒

有感于湖州之事以公爲長者乃撰次如右蓋
因楊公而益信昔者吾友晉甫之言系之以銘
卯金之胤濬祥于睢再發者公有鬱其儀宰茂
旣徵郎潛旣起吳興之政綽有大體灌氏旣敗
其民則那拔薤植棠可頌可歌再守富春高風
逾邈桐江一絲莫茲五嶽浙斧旣授秦帷載襜
彤鞞蒼珮實允具瞻拂衣高蹇轍不可輓人爵
旣屏天倫益展或出或處人無間言仁孝性成
質彼瓊璠大哉不嗟乘化已矣遺愛在官遺風

在里蔚彼文孫克世其家未盡之報其在是邪
胡堂之阡其遙靡靡肘兩恭人以翼父母隧道
之陽桓楹歸然泐此銘辭于萬斯年

賀南大司馬鍾梅黃公奉 名協理京營戎

政序

大司馬鍾梅黃公之奉 上命贊留務也四

年矣內嚴宮籥外肅閭旄上護 園陵下鎮

輦轂使 國家益厚根本之安而東南半壁且

屹然增神臯天府之固也卽蕭公之在西京裴

公之在東都曷以加焉公義形于色知無不爲

其大者如復龍江之厰修浦口之城均運艘之

偏搜快丁之竄裁貢船之濫冒卹遼戍之敗亡

訂謨遠猷忠言至計秩秩乎著廟廊而泐鼎彝

矣建氛益熾烽火達于甘泉 上乃特召公

入 朝協理戎政且以追鋒車刻期趣公之任

士大夫拱手相告無不謂 上信公之專而

倚公之重也南叅贊北協理軍國事孰有大于

此者乃安危所寄 上注意惟公一人公之

受知于

上豈在廷諸臣所敢望哉于是樞

曹諸大夫毛君沈君等謀所以贈公行而咨不
佞主臣不佞何以爲公告也無已請以私臆質
之 高皇帝得天下于奇渥溫氏之手應昌
既捷衆建諸王環九塞而爲之國意未嘗一日
不在穹廬區脫間也 文皇帝削平內難九

有晏然而戒心北討至不惜七萃之師六飛之
駕四馳驚于南望斗杓之地已乃舉郊廓之鼎
與虜間一山而奠之豈不知臥榻之外卽旃裘
鼯睡地哉明示以 天子自將待邊使

聖子神孫時時林外懼以救內憂非若古之宅
中圖大守在四夷可忘張皇六師之戒也是以
周廬徼道之防不替于烽舉燧燔之警虎關豹
尾之衛不逸于控弦鳴鏑之交揆其事勢豈可
以一日而忘備者哉以 宗廟之靈虜幸狎
吾之疆索不至大逞 上遂寢溺于莞簟之

居下亦遂寢蒙于堂奧之論文恬武熙玩日愒
月 二祖之意荒矣京營之什伍聽其銷于

隱占敘于冒克而莫之校欲求如漢之八屯可
備乎霸上棘門宋之四廂可遣而戍邊駐鎮者
猝不可得卽

肅皇帝懲庚戌之變欲一大
舉而更張之而河南南陽竟不可問僅僅更兩
官廳之名汰中官之守易總兵之號而已沿至
今日則耗蠹愈甚簡覈愈難陸海旣深影射之
姦貴門又多掣肘之患一旦起而振之豈易言
哉革之道已日乃乎蠱之用壞則有事今以公
之明以燭幾公以符衆虛以集議斷以決疑者
何廢不興何弊不飭且又當

主心嚮用之

時人心慮變之會出其壯猷宏略以振作于其
間如于忠肅之劄團操王襄毅之清冗耗趙文
肅之議征討于以轉弱爲彊易竄爲理張九伐
之天聲厲五兵之銳氣固在公一指撝間耳而
公且以其忠言至計上格

主心使旃厦之

間竦然易慮深惟

二祖控御夷狄之道亟

圖自守不至待搶攘怔營而始爲臨暘掘井之
計也將久安長治之策惟公實圖利之豈獨出

其餘計足以扼建酋之吭而笞其背哉然則諸大夫之徵不佞言非獨賀公也宵雅所肄韎韐有畫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蓋賀公而因以爲天子之宗社賀也

後漢書批評序

余向讀諸史徃徃多丹鉛之以志所研味後漢書其一也因憶前賢好此書者上躋于史記漢書尊之爲三史顯門治之國志以下毋敢望焉唐人至立科以求士若是而蔚宗遂可與馬班

埒乎哉范在獄中與人書謂此書方諸漢書博瞻可不及之整理差不愧也又謂體大思精不減過秦論又謂四夷以下諸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又謂贊辭殆無一字虛設其高自矜詡如此似非爲目睫之論者然以余讀而評之人巧已羸天機未快篇篇組紉字字鑪錘雖極鏗訇終窘邊幅視孟堅之并包陸海滿地膏腴子長之謔浪九天隨風珠玉者微獨廣狹之異規亦且天人之殊界矣獨其華實相副頗號彬

彬淘汰羣言亦爲爾雅故去陳壽之拘而存其
質無沈約之靡而有其文馬班之後有能與之
聯鑣其轡者蓋寡進而尊爲三史意者有在于
斯乎余批評時時及之每因諷詠以自娛快友
人沈不疑博雅士也見而絕好以爲能窺作者
之旨請板之以公炙耆余秘之不得遂舉而授
焉因志其崖略如此若書多古字多借字多通
用字抑或多譌字闕字羨字劉放刊誤中具載
之茲未遑一一注出在讀者意會之而已

宋羅務炎子有擬答呂洞賓詩十六世孫良

策官南錦衣幕見示起元次韻二首

騎龍弄鳳總由吾雲際翔嬉豈畏途玉竈九還
藏大藥金箱五嶽祕真圖詎因罔象思離智常
向猶龍問若愚自得逍遙忘歲月嬾將瑤草記
榮枯

天地生吾有意吾高騎黃鶴上雲途浮槎海畔
非無事蘸鼎汾陽自有圖不信烟霞真好嬾何
妨谿谷盡名愚銜杯一笑滄桑變手把雲柯尙

未枯

大司空敬松周公園居詩四首

坐覺居心淨
苔苔百尺餘
真堪謝塵壒
端可論玄虛
爽氣醒人眼
高雲動客裾
誰言地上事
散帙有圖書

地勝雄雲澤
天遙俯石城
危欄來月彩
高枕送江聲
極眺心俱遠
端居夢不營
惟羸寸衷在
辛苦爲蒼生

右餘清閣

渺渺白雲外
盈盈秋水生
交衢自車馬
溪谷豈簪纓
萬頃陂堪挹
千章樹已成
還蚩綠野句
霜鬢爲論兵

水旣蟠三澨
峰仍冠五華
清幽異人境
蕭爽卽儂家
臥起雲能共
畱連月許賒
何妨朝寄重
真賞自煙霞

右采真園

米仲詔工部家有四奇
一曰園
二曰燈
三曰石
四曰童
客爭咏之
同用一韵
函書屬和
勉爲效贖
殊覺形穢也
四首

西山爽氣北溟風
韋曲春光在此中
柳織溪絲

遊園漫和
分鴨綠花飛林纈聚鵲紅牲牲鹿子將求友泛
泛鳧兒已似翁總是消搖同海嶽不知天地有
終窮

熹微蘭燄灼朱光疑坐芳菲對舉觴淀色幻從
千影出巖姿奇向七支藏參差花木開蓮炬罨
畫樓臺絡杏梁勝事園林窮未足夜游仍帶鬱
金堂

瑤峰朶朶挾蜚僊自愛摩挲手一拳縮向壺中
何日月移來掌上幾山川瑤鏤別許窮玄造鍛
鍊誰爲補碧天誤擬須彌逢減劫矐姿長與石
同堅

雙眸翦水淨無塵何處看來不可人丹萼兩枝
開笑靨明珠一串在歌唇應如晉叔憐周史詎
比韓嫣妬漢臣聽罷西園清夜曲却疑車子是
前身

書梁端肅公與何侍御書後

舊傳吾鄉侍御何公按浙時疏論方伯梁公至
有採而著于書者余嘗心疑梁公在當時嶽嶽

負直聲侍御故不應齟之兩賢豈相厄者且以
桑梓交何遽忍詆謫之若是意或有它故修卻
甚口所不可知今得侍御孫應咸出所藏梁公
手書相示始知齟梁公者別自有人世乃移而
歸諸何公可歎也余因復有感于紀事之難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自非知其人論
其世何可輕爲著錄古來俗士易剽人之口角
文人輕搖已之筆端使正人良士蒙不白于後
代者多矣睹何公事爲之竦然遂題以歸之

張時泉家有桃樹產芝之瑞已而舉子賀之
託植常依玉洞春靈華曄曄五雲新種將璧作
堦前瑞產得珠爲掌上珍自喜紫庭來鸞鷲共
占蒼紱抱麒麟忠貞世有簪纓在次第隨君步

紫宸

獻縣令向公忠節錄公慈谿人

靖難師起

死事者也九世孫萼輝官南比部列公遺
事以示起元敬賦二首

獵獵玄旗拂漢飛嬰城無計寸心違投戈肯負

偷生恥懷印欣言視死歸正色豈須尸裹革英
魂無奈血霑衣
聖朝自有褒忠典廟貌常

瞻日月暉

孤城白羽日紛紛浩氣雄堪入九軍忍見乾坤
將再闢敢辭刀几遂橫分存孤賴有琴堂友書
事欣存寶座文奕葉青霄看武接可知玄感在
風雲

渭川吳隱君墓表

昔賢之致憾于名士者一則曰人不可以無勢

一則曰人不可以無年意謂附青雲而施後世
非此二者不能使其毋泯泯也不知士顧所自
樹立謂何耳令其人行修于家德播于里卽未
縮半通之綸享百年之壽而瑤林永戢銀管常
新自有跡愈闕名愈彰筭彌促名彌久者又安
在其以無年無勢掩哉新都渭川居士吳隱君
之逝也在嘉靖辛酉之四月十有九日距其生
嘉靖丁亥之二月十有九日得年僅三十有五
耳物之日伯子國遜方十三仲子國廷僅三歲

叔子國旦猶在孕中也繼配田孺人挈藐諸孤而總家揀產且落矣比三子將有成孺人又以死報公地下人謂天之所以賦公有秘抑而不伸者乃未幾而伯子以克家聞仲子叔子相繼起成均知名當世仲尤多賢豪長者之游凡公卿大夫之工翰墨精賞鑒者亡不倒屣而折節焉而公之隱德在家在里者且烏奕乎聲施于都輦間矣公少英敏不羣讀書常數行俱下過目輒不忘有人倫鑒好赴義緩急人務施予亡勸游里塾饒有雋聲雖以數奇不售而邑中名彥如吳公廸王公良鮑公尚伊靡不願分席納交公者所善某有訟事吏削牘累千言而固局之以爲市公爲某詞吏得一寓目焉卽取筆疾書之僅遺二字吏大驚以爲神應奉之彊記陸續之不忘無以喻也觀察凌公瑄與公同研席而未第家貧里人鮮知者公獨謂其必貴以女妻其子始公許女時人姍笑之及凌公貴人乃服公有遠識矣與諸父諸弟共生產無私藏自

處常泊然人以急告亟捐濟之至縣橐質衣以
應外父鎮撫田公以誑誤削其祖秩公代爲辭
上御史臺事立解人謂公排難解紛有古節俠
之風焉夫以公之才行如此使其得在交戟之
內何渠不爲時名臣抑或使其幸長年不蚤死
卽浮湛韋布間所以揚幽芬而弘素德必有益
與陳太丘王義方相上下者乃旣已無位又復
無年此人所爲有玉樹埋土中之恨也然而遺
事在人耳目卽形委而音徽未往三子之具有
父風諸孫之克繩祖武汜今且六十年矣而宰
木愈輝黃壚不冷異時孫子進爲于朝追惟
所自所以褒貶公者翹足可待然則卽使公身
爲顯官享高壽揆厥所終何以加此又何事以
兩者嗷嗷爲公恨哉余與仲子友善而仲子之
子蕃芬從游余門因請余揭公遺事之著者大
書于墓以垂世世且令今之搜隱逸後之傳耆
舊者有所考焉乃據狀論次書之如右公諱鈞
字和甫初娶朱汪汪氏繼爲田它子姓婚嫁之

詳在董太史志中不更載表之日爲萬曆己未之八月也

少洲汪公墓誌銘

余讀余友汪肇邵氏狀其兄少洲公生平事瞿然而心折古昔所稱至性義俠概見傳記者公實兼而有之肇邵文章妙天下有人倫鑒其是非不謬于聖人感公友于之愛于其卒也手論次之至使攬者感動淚涔涔如綆縻下卽此足以瞑公矣而公之子人龍等乃紹介肇邵謁余

而請誌其墓夫余之知公而不朽公何能有加于肇邵以訟不可辭也姑據狀而掇其厓略書之公諱宗時字令伯少洲其別號也汪之族肇自潁川有文和者以龍驤將軍行會稽令而汪始大自茲歷十四世思和而遷歙又歷十三世淙而再遷醴泉而維嶽者當宋理宗朝以尚主貴帝表其閭曰叢睦其後支裔益繁衍而浩大入明幾二百五十年而叢睦之地望遂甲郡中矣公高祖曰榮芳公生子華智公孫松山公

松山公娶海陽王孺人卽公之父母也公少有
茗穎之譽十四游太學爲博士弟子公以穉齒
而擁高訾然其在諸生所師友暱侍皆一時魁
士常慨慷自語丈夫生不乘駟馬高車入里門
何用屈首受書爲然公之試棘闈屢不售而是
時松山公賈廣陵未艾而蚤衰睹公之仡仡下
帷不少挫也意若恚公之耽羔雉業以勞詒而
翁者公爲心怵然亟橐所授書之廣陵手把筭
子代松山公行事松山公乃大驩爲公加七箸
矣公家累世用鹽筴起而從父前川君爲職志
及公以儒服事賈善持低邛高下貲愈益起諸
賈人相詫謂汪有兩前川君然公雖舍儒而之
賈而好行其德益甚甲申宗祠之役身任者什
五丁巳江南大疫公捐櫬瘞之者以百千計它
貸人訾使衣食婚葬者不可勝數至心閔吳甲
所貸萬金寘不問折運倅劉君數百金之券其
卒也復經紀其喪事此尤在今人以爲難者也
遇人無貴賤少長意常下之至事關大義若強

宗某侵其先隴地公毅然爭之歛手歸所侵地
乃已族有頌繫廣陵病疽而死者其子以虛辭
連公幾幸可傾公訾至聞于闕下公走上疏
自理事竟得白路越以鬻宅持公賂公堅勿與
而越終引臯李郡丞用法苛兩造者多股栗弗
能自直君有事抗辭於庭李爲公霽威而罷人
謂公悛悛一儒者至勇于赴義壯夫雄入于九
軍人人辟易之矣公孝友自天性而其愛肇邵
尤篤摯手摯弟之餘訾歲倍息以給之至所入
有羸絀毋損肇邵用是得以壹意漁弋圖史就
其不朽之大業珍秘柔曼甘毳綺縞之奉毋乏
供而因以其餘締交海內賢豪長者義聲滿播
紳馮翼間皆拱手取于兄得之者也肇邵狀公
引公六十時雲杜李先生之祝辭謂公訓子孫
少而示以母誑長而屬諸名師爲教之凱婦鮑
孺人貴家女而能使其相莊毋違言爲家之正
而于公所以待已者媿媿言之至數百十言不
啻自其口出蓋以身質公之內行純備毋溢詞

也有味哉公既以德行聞人謂公宜得恆享公亦且壯飲噉素鮮霜露恙而以下地行感疾遂至大故凡生平受公恩亡不擗踊痛哭者卒之日爲萬曆戊午之五月十五日距其生嘉靖甲寅正月之某日得年六十有五方疾之大漸也諸子孫環侍左右泣不能仰視公手揮止之謂吾天年旣非夭復何所介介唯行營高敞地以安余二親籬一經傳家使吾門代以簪組顯斯二者余志所未逮在兒輩勉圖之耳言訖而瞑余所爲據狀書者厓略如此其它則有肇邵之狀在夫公方棄陳觚以什一之筴自擅于計研陶朱間乃能使騶魯之儒遜其質行朱季之俠讓其高節自非仁心爲質慕義無窮而欲彈射戢其鋒鏖月旦馳其聲價難矣蓋質以肇邵之言而知公之微顯著一人不能窺其際也古論人者必曰亡間于父母昆弟之言嗚呼微肇邵言烏能使公瞑哉公元配鮑孺人尚書三峰公女先公三歲卒丈夫子四虞龍邑諸生娶庠生

潘之屏女見龍娶秘書吳希元女人龍太學生
娶太學方用仕女繼隱君吳文滔女猶龍娶庠
生程家禎女虞龍博雅澹詞進未可量見龍能
鞠躬修謹負鄉曲之誼俱先公卒人咸惜之人
龍卓犖多大略猶龍孝友天植嘗割股愈母疾
而又急難其諸昆皆克繼公志以後顯者女子
五人所適爲洪德明爲秘書吳養春爲鄭之相
爲庠生方士造士造大司空孫任子之子也爲
吳一敬孫二十有四人云云計公之族類至七
十有九人可謂極盛人龍等以今己未奉公厝
焉其阡曰黃羅時十月之廿有一日也余旣據
狀載其繇迺系之以銘

銘曰公之年羸卦數者一而人猶惜其筭不爲
管幼安公之子姓畸玄數者二而人猶惜其筭
不爲何比干彫琢之器寧毋諱殘缺陷之界寧
毋忌完得全全昌旣極且殫吾是以引公而質
諸古曰無受人損易無受天損難

永濟橋爲曾澤卿侍御題二首

東江形勝此稱雄忽起飛梁跨水中填羽似聞
驅異鵲垂天疑見躡宛虹鍾靈氣合千重鎖利
涉行堪萬里通誰勒貞銘成永賴君才原是濟
川功
江引龍川注博羅橋成鞭石鬱嵯峨褰裳直擁
千蛟立題柱平看駟馬過天插迴疑縣蟠竦渦
盤真欲走鼉鼉周官大有徒杠在利濟何如此
地多

讀拔劍集

自宋儒以理學之名易士習而古來帝王將相
之業多以不聞道見格矣遠度眼空千古志隘
四海毅然以天下爲已任而挾才未售徒爲隱
居之求乃尚論古來帝王將相而揚摧之蓋藉
以吐其蘊穢之奇圯上之書隆中之吟髣髴可
見非如李元忠之濁酒素箏自歌自賞傍若無
人徒豪舉爲也俗儒醉古人之糟粕甘老生之
唾涕乍聞此語耳聾三日頭碎七分又何惑哉
今海內多事 當宁左顧右盼動有乏才之

遊園漫稿
憂試舉此集進之知東南菰蘆中乃有如此人
翊襄天步經營王略何至廩廩借才于異代也
干將之劍衝星射斗其光燭天自非張茂先誰
能賞此遠度其摩厲以須之爲殷溪源房次律
一洗虛名無實大言亡當之詬是在茲集也夫

春秋正意序

學以通經爲難而通春秋爲尤難故博士家言
以經義爲難而以春秋義爲尤難蓋春秋爲聖
人史外傳心之要典其微辭奧指在文字語言
之表卽左氏而下公穀啖趙諸人鑽厲以求之
猶有不至今世獨取胡氏言當是宋儒亟稱之
耳博士爲經義其命題一出于經文亡他繆巧
而春秋獨于經題外有所謂傳題者傳題又有
所謂合題者比題者擬議以出之揣摩以中之
上如藏闔下如射覆自非得傳之宗旨而究其
指歸方且童而習之白首紛如求其至當免于
臆決強傳之誚可易言哉余友曾澤卿氏以春
秋起家取甲第讀中秘書官繡衣執法去爲博

士家言幾二十年矣而敦說研味不少釋焉蓋
自其髫年隨王父少峯公司訓閩庠業爲春秋
顯門學迨稱弟子員屢試場屋間益得以沈吟
專思批析要指傳必據經爲斷題必依傳立義
以一言解諸家之惑而簡說毋敢執也以衆論
酌獨見之疑而兩可毋敢參也蓋自是而于前
所爲合題比題者始洞若觀火黷若畫塗微若
庖丁之批卻導窾而無全牛精若法吏之斷案
爰書而無失聽不特可以發胡氏之微于以探
聖人筆削之旨有易易者彼諸家牽合比擬之
紛紛不其可廢乎哉書成命曰春秋正意藏之
于家頃來南計部自公之暇時復有所訂正間
出以示余余一再讀之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如
載司南而四方更無易向者因請澤卿梓行之
以惠承學而澤卿固未之許也昔漢儒如廣川
之流以名春秋顯于朝廷爲天子決大疑難其
徒傳之至有引以斷獄者今澤卿名位已過廣
川而此書慎持師說成一家言又有踰勝于廣

近園漫稿
川之繁露者傳諸其人匪直名胡氏之功臣且
奉而張爲曾氏學矣雖欲秘胡可得哉而今而
後讀春秋者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可以易昔
賢之所難而人人如顯處視月澤卿之功于是
爲大遂題此以歸之

家僮采木芙蓉插瓶并摘得杏花一枝霜後
盛開亦異事也四首

霜後何因杏有華天留春色在山家咲它桃李
翻飛盡羸與芙蓉鬪臉霞

秋蓉春杏總花妖雙美何妨在一朝莫訝右丞
詩裏畫雪中真自有芭蕉

絳跗丹萼迴春姿爛熳渾疑二月時誰唱寺門
零落句秋風還折最高枝

一枝濃艷曲江春歷遍風霜態轉新枉煞悲秋
新賦在墻東原自有佳人

行園二首

半年不踏鳳臺路今日聊爲鹿柴行據樹就陰
猶畏影沾花雖老尚多情謀身自咲朱顏改憂

國空憐白髮生獨坐虛堂心境寂隔林風度梵
鐘聲

草堂何事欲移文閒向中林弄夕曛洗竹漫教
陰拂地芟松唯放榦捎雲欣從叔夜吟三秀嬾
共延年咏五君何處清幽心跡并滿庭蘿月夜
續紛

無題二首

吹竹彈絲滿後堂春風錦帳絡河陽惟深不掩
姬人笑纓絕從教客子狂援鏡玉窻鸞解舞嚙
衣金埒馬驚香惟憐白日飛難繫落遍高城子
夜霜

自詫豪華勝一時從他人笑有情癡渡江別擁
桃根女勸酒偏歌楊叛兒夜直花房紅鏡閃朝
隈柳浪綠油欹猶嫌曦馭無多駐秉燭游行玉
漏遲

大學士曙谷先生七十四首

曾魁蕊榜冠英流班領蓬萊最上頭東觀編摩
皆大冊南宮秩叙總鴻猷絲綸自典歸 三殿

霖雨時看潤九州龍馬精神今更健佇看重上
鳳池游

纔張天網得羣龍忽望丹山訪赤松載筆有綈
皆綠字稱觴無醜不黃封占星共指三台位獻
壽同看五老峰耿耿丹心縣魏闕夢回時警未
央鐘

石函千載事堪憑自信儒才許代興身帶御烟
歸印鞍夢依宮月轉觚稜一斟元斗天喉舌再
奉賡歌 帝股肱此日稀齡方共祝願同山海

頌升恆

叨逢吐握事依然一臥滄江十五年三象近時
依北斗五雲多處憶南天宮墻迴徬青霄立絲
竹常看絳帳縣欲採山花供壽酌匡廬紫翠矗
爐煙

太史澹園先生八十序

南都自 聖祖開天以來二百五十年矣元

精之所勃鬱皇澤之所浸灌發爲人文名公鉅
儒繼踵天路獨澹園先生以命世大賢崛起而

用射策 大廷當 人主魁天下人謂 南

都自今以先生重非獨以鼎元重也鼎元得先生以爲重而因以鼎元重 南都是乃先生之所以爲 南都重者也自洪武設科迄先生大魁凡幾十人矣中間若羅文毅之氣節羅文恭之理學楊博南之文章皆所謂不愧科名而以鼎元重者先生一人饒兼有之而先生所獨具顧又有諸君子之所不能逮者先生官詞林侍東宮講幄以守道不阿見忤權貴歸臥東山

文毅之見抑于南陽不是過也殆庶之資優入聖域發明闡奧繼往開來有文恭所未能臻其方者若劉覽亡垠知通統類擘肌分理剖析豪釐首尾貫穿無的不破卽丹鉛且讓精焉謂前此諸君子先生不兼而有之有餘裕乎哉非獨如此而已先生內行純備則孔門之淵騫吐納風流則江左之王謝玄解名通則儒宗之楊許實相深達則什氏之融休洞練政體則法家之管蕭品題噓拂一代龍門則人倫之李郭詩筆

獎藉士流宗之則文死之任沈彼諸君子而望先生殆不啻赤鷄之守榆枋不足以料大鵬之運河伯之矜涯涘不足以測大海之量者矣然則卽以前諸君子足爲鼎元重者合之猶不能爲先生重而南都不愈以先生重乎哉先生之里居二十餘年矣朝廷有大政事天

子卽未嘗遣使者就問疑難而卿大夫之造邾請教奉其言爲著蔡者無虛月也地方有大利害士若民所不能得之于公廷與官府所不能得之于里巷者先生罔不參上下而調劑興除之無虛歲也稷丘之會槐市之講鵞湖之辨一言衷之靡不心折海內味道餐風者躑躑然鴈行夔立虛徃實歸無虛日也九流之裔六稅之支黃冠羽衣之徒白足赤髭之侶望門投止所至如歸覲其面以爲榮聆其言而自快者無虛時也說者以名位望先生謂先生有宰相之才而不居其位以是爲斯世憾不知先生所以裨補王化檢迪世風陶鑄人才咨求民瘼固有啓

口卽爲鹽梅下筆卽爲霖雨者卽令商文毅謝文正李申兩文定繇狀元爲宰相其名業最烜赫矣以先生眡之裁成彌相夫何歉乎哉相位以先生輕而謂先生不愈以天下重乎哉一世而有先生則先生以千古重以一世重則一世之一人也以千古重則千古之一人也天不可一日而無二曜五辰地不可一日而無五嶽四瀆其必係艾先生爲民浚則格儕上壽不占而可知矣于是今年先生開八袞姻友莘野陳君謀所以祝先生者訊于起元起元實駢淺不足以窺先生而幸從詞林後則姑臆舊事以爲質昔朱恭靖與前所稱謝文正申文定皆登八十以上計鼎元之高壽無踰勝者今又得之先生矣然先生之神明茂而飲噉壯符采詞氣不減盛年其壽當未有艾而不佞私爲天下計顧猶願以商謝諸君子之相事爲先生望也陳君曰先生之游德栖真久矣子柰何欲以是勞之且朝家不有

進園漫稿
凡杖之典在而何賓賓以祿位爲起元曰不依
非敢以誕詞進也太公望不八十佐武王乎鬻
熊不九十爲文王師乎此猶三代間事耳文潞
公九十以平章軍國重事入宋中書張丞相百
歲以柱下相君筭律歷爲漢計相羅結百一十
歲以侍中爲元魏總尚書三十六曹事此其人
皆高年人瑞珥貂赤墀爲時鼎鼎以先生而望
此夫何難企哉允若茲而先生又將以齒德爲
我明之
宗社重何啻南都若夫廣成

子之千二百年始下軒轅空同之拜此則大道
之精後天地老先生將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
小子固未敢以蠡測游其藩也于是陳君迥然
曰吾子之言也信請藉而奉一觴爲先生奏之
澹園先生八十四首

青瑤館秘蕊珠宮坐傍鍾山紫氣中
共睹精神勝龍馬獨看聲望起鴛鴻
三朝文獻推先輩一代絲綸屬鉅公
此日聖明求舊切璜谿年已兆非熊

進園漫稿
螭坳何意解朝簪聖域優游好自探天地侯王
常得一異同堅白已函三廣成欲下軒轅拜摩
詰唯宐室利參漫說多岐迷大道可知人世有
司南

金華講幄受知深寤寐常縣捧日心羽翼久看
成 鶴駕姓名今欲重雞林天開秘府真羣玉
人領清言似碎金共憶安危朝寄重偃波書
詔已相尋

龍門百尺迴難攀人自沾沾御李還莫訝尊壘
空北海何妨絲竹滿東山西清綸綍緹囊內南
路衣冠里巷間靈壽不扶無用錫蒲輪仍上紫
宸班

張母羅太夫人六十序

太夫人之子曰潼川張公以進士高第奉
命尹應天之溧水潔已如水蘖而恢其仁恕爲
民父母再期治理流聞三輔間春雉馴秋螟散
虎而冠者躩踞蛾伏而不敢動鱗而陽者欲扱
綸吸餌投號以入之而不可得也人之最公績

者謂公之高祖太常公以忠譽名天下曾祖刺
史公祖觀察公叔祖黃門公累葉珥貂清方映
世公趾美家學游刃出之故宐非單門素族之
士所敢望者而公嘗與邑之薦紳先生從容語
及家國事所孳孳服膺唯母羅太夫人之教在
人于是又知公之所以爲德于溧水得之母訓
者固多也太夫人之父桂東公族姓自貴比結
襁而歸張太公又孱然穉齒也不及事姑而先
後事祖姑金宐人馬孺人調甘毳奉晨昏無不
得其驩者至後祖姑徐孺人年不逮太夫人而
事之益謹徐有遺腹子拊摩不啻若親弟已佐
太公舉腴田美宅推以予弟而已居其瘠且陋
者其賢明篤大義卽士君子難之矣太公以文
學首拔起黌校中而數奇蚤世時公煢煢糶下
纔十四耳太夫人知其材志弘通真國器也日
嚴課以就之且時時以忠孝家聲相訓勅是以
公益感奮自厲繩武而升于 王庭每語及母
氏二十年茹荼餐蓼之苦辛挑燈丸膽之懇摯

輒爲泣下太夫人之大有造于公何如哉太夫人慈心御物生罕怒容皈依竺乾時有冥契是以公服習其教秉而行之雖劓事如吳鉤之截犀燭奸若秦鏡之徹膽而廉不劇物清且弘人徃徃執丹筆而踟躕攬赭衣而歎息故邑人自父老以迄婦孺弁冕以逮蕘牧無不人人戴公卽無不人人頌太夫人者且曰安得千萬年邑長有公爲冬之日爲隨車之雨爲有脚之陽春又安得千萬年公長有太夫人爲孟之卻坭鯁爲李之坐屏後而聽斷爲直之問平反幾何得多始爲加七箸以長覆露我也于是太夫人今年開六袞矣邑之大夫士歌舞以頌者相屬於庭而余同年孝廉武君與其弟太學君以其先方伯之宦蜀也于公有世誼受公知尤篤厚乃委余一言以佐觴夫余卽欲稱母德何能益于公之所自言余卽欲祝母年又何能益于溧水人千萬口之頌且禱也然余攷昔楊戲述贊加意于蜀之芬香陳壽作傳知名于益之耆舊而

常璩志華陽士女于閨秀獨豔稱焉蓋以井絡
之精岷峨之秀鍾爲人文徽音桐範其所佐于
盛德大業者非淺尠也今以公之筮仕著聲業
已揚炎紫庭增輝日月行且游登臺省繼武樞
衡所爲上答泰階下允民照如璩之所論者何
止澤覃一邑母之懿德且潛施六畧陰被八紘
朝廷賙榮疏秩所爲賚魚軒而畀象服者亦
將不可勝數卽張丞相齊賢之母以高年榮養
特申朝賚猶未企其百一也超泰娛禮珪而上
之流光圖史今日之頌詎惟祝年已哉乃籍而
復孝廉兄弟公鞮然有味于斯言也進而奏于
太夫人或且爲公加一爵矣

郊行

鱗鱗紅葉不停飛迢遞籃輿入翠微繞郭亂山
爭突兀盤空孤塔自崔嵬月懸秦鏡寒人膽雲
網吳綿膩客衣底事縱橫車馬跡欲從岩下掩
荆扉

秋望

遊園漫稿
煙青嵐碧水蒼茫枝策凌風俯大荒雲淨月飛
天鏡展雨銷虹見帝弓張杼空夜室悲黃鵠砧
滿秋河憶白狼漫說玉京天尺五五城樓閣鬱
相望

澹園先生輓詩二十八首

有序

先生與先大夫少同筆研莫逆之好久而
益敦先後登朝襟期不爽余年未弱冠卽
荷深知常不惜齒牙餘論獎之比余謬踵
詞林自愧碌碌慙負知己乃先生所以望
余者曾不少倦也余是以益心德先生出
于昔人紀羣之外當先生之逝也極知其
返真觀化了無望于人間而懷舊感知不
能自己悲來填膺涕泗橫集時復以四韻
紀之凡得二十八首九辨九歌吾所未辦
姑就余管蠡所至寫余之哀思云耳先生
生平每讀余文輒欣然首肯晚所著述必
以序委余今之神理綿綿不與化俱盡也
安知其不相賞于冥中以爲斯言不至遲

庭乎哉

年方開八袞神忽返三山詎逐浮雲散應乘浩
氣還修文賓帝所辟穀棄人間百尺龍門峻千
秋尚可攀

籍舊標僊籙階新侍帝晨山中無宰相天上有
星辰文自雄雕虎編誰繼獲麟寥寥穹壤內幾
許辨斯人

作述關斯道知天未喪文儒風自鄒嶧經術豈
河汾見解縣如日談辭奮若雲一朝槐市散誰
不慟離羣

東觀編方就名山副已藏寸心羅象緯大手見
文章河馬開皇策山龍補帝裳云何稱盛事昭
代有三長

金翦螭頭字銀鉤蠶尾書羊欣裙上少梁鵠帳
中虛揮灑詒珍玩封題問索居勿勿數行在價
已重璠璣

道自函三氏名還蓋四洲山依五嶽鎮海納百
川流神共天輪廣心通聖域優真傳復誰繼家

進園漫稿
幸有箕裘

欲盡環中理常教物論齊人皆辨同異吾自絕
町畦梵典紬青橐僊經秘綠綈方知六籍外別
自有筌第

銀榜開儲幄銅樓展睿容功堪竝園綺步已接
夔龍道直身焉往知希世莫宗翻遺千載恨胡
廣號中庸

精舍茱萸塢名籃蔭荀林種成雍圃玉布滿給
園金蘿幌留青壁苔龕寄綠岑代看形勝在今

日罷登臨

名纒魁蕊榜望已峻蓬山瓊樹風塵外金莖霄
漢間人驚螭陛失帝許鳳池還豈意風雲上天
門渺未攀

寤寐周情遠淵源孔思深一人關絕學千古託
知音密義誰能領微言會可尋優游無怛化七
十已從心

延閣圖書府承明著作庭劉歆傳秘牒荀勗校
中經蠹解篋三字鴟歸酒一形人亡看手澤藜

遊園漫稿
火夜冥冥

富可顏三閣雄堪面百城奚童知四部侍女解
雙聲裝褫非無法緹囊盡可名何當付王粲韋
孟有玄成

小道何嵬瑣兼容意未厭日官龜策傳風角鳥
情占醫學明金匱兵符秘玉鈴望門投止處總
已荷高瞻

分校南宮籍全收北苑材鳳麟盡郊藪桃李芙
栽培羔鴈填千里薪樗徧九垓今看弟子傳梁
木益堪哀

博物名當世新都及弇州丹鉛仍月旦宛委竟
陽秋曠引彌三極冥探徧九流何心彰骹骹坐
已屈前修

譜學人誰辨書成典不刊郡應徵九品朝已備
千官琬琰名堪貴奸諛膽自寒倉曹人物志俯
仰代間難

軼塵誰並駕交臂幾相知獨出羣皆靡并包衆
可資有言皆聖諦無事不人師絕代孤騫處芒

芒問兩儀

禮法追三代玄風扇六朝道非仁義失身是死
生超鳳豈潛丹穴龍應厲赤霄秣陵多王氣人
事日蕭條

北海交游廣東山樓墅多尊壘時欵接杖履數
經過白苧巴渝舞青溪子夜歌翛然乘化去其
柰客愁何

落落疑難合休休寔有容
芘終依大厦扣蚤應
洪鐘論許投劉勰名堪與蔡邕
弔門諸客在誰
不念登龍

忽罷汶堂講長捐鄴架書陵將題下馬庭已識
投魚四海悲黃髮千人咽素車爲披文苑傳不
禁涕漣如

不愛長生訣寧爲大耋嗟舟原藏夜壑笈已度
恆沙始悟身無礙誰疑知有涯西歸何所至九
品妙蓮華

白下無真氣朱天有咎徵斗仍攜大角車遂失
奇肱正論憂蟬暗羣言恐蝟興東南稱禮樂誰

復向金陵

柱下糾前典中朝練舊儀人倫歸檢鏡國論稟
著龜世自工謠詠天胡靳勅遺羊曇千古淚詎
以謝公知

四學新文苑千人舊講堂山藏雷氏館路接謝
公坊星霄三台象天傾數仞墻更誰分魯國吾
欲問巫陽

自得無生理拘拘造物私去來恆不異晝夜了
無疑豈學玄蟬蛻寧煩大鳥悲尚慙情未盡噉
噉問何之

環賜紆黃壤綸袞遲紫宸易名徵博士負土詔
門人誅備旒旗古祠克俎豆新豐碑無愧色有
道表人倫

持鉢院門歌

火城朝蔌沙堤馬堂食萬錢箸不下金魚玉帶
退朝歸持鉢敝衣行乞者娥娥紅粉正青春粧
成祇待畫眉人幻將舍衛城中法現作摩登室
裏身乞來香飴纔霑口此味閻浮曾未有獻棗

分從長者唇散花擎自天人手朝參黃蘗暮圭
峰豈爲笔毫薄袞龍悠悠伴食徒爲爾慙愧闍
黎曉寺鐘

戚家山歌

戚家山繞秦淮水學士歌樓碧烟裏銀室門外
馬初迴金谷園中鶯未起泥金雙帶題詩去桃
根桃葉依人住竊香蜂蝶恣翻飛夜宿花房不
知曙紅牙羯鼓院中過扶攜且共舒郎歌美人
拍手望天笑銀花不落飛金波宣麻不道君恩
薄羞見紅粧洗黃閣鷓鴣自愛江南啼凍作紇
干山上雀

中丞與參黃公輓章四首公先爲南大京兆
今以閩撫服闋 廷推少司空候 旨

公除方是入 朝時啓事山公蚤見推豈謂金
莖消沆瀣頓令瓊樹失風姿芙蓉棠雨自隨車洽
臺柏霜從列戟披奈可云亡悲殄瘁不知天意
欲何爲

江東父老望恩光臥轍攀轅滿道傷蚤向粉榆

迎園漫稿
開廟貌歲因蘋藻薦馨香
玄圭禹貢山川典華
袞虞廷日月章
何意昊天曾不弔
紛從祝史問
巫陽

一門才望總無雙
世業青箱擬過江
曳履新搖
蒼水珮建牙舊擁碧油幢
支牀雞骨猶堪起調
鼎龍文自可扛
誰謂千秋成永別
驚聞風雨入
寒牕

鋒車千里望中還
素旒紛飛可更攀
少日驂鸞
向天上何年騎鶴到人間
金書已注玄夷簡
玉版仍銓紫府班
愁咏白門楊柳色
烏啼蕭瑟水潺湲

病臥山中不聞外事久矣
偶客過談一時老
成彫謝爲之泫然賦此以當天問

安危共憶濟川材
閶闔天高扣不開
彪虎未占
明主夢龍蛇
偏兆喆人災
賈生策罷餘雙涕
杜客詩成又八哀
碩果僅存尤可念
忍看瓜蔓抱黃臺

杏村

杏村一曲抱滄江
茆屋參差隱石杠
吟後落花窺研沼
食殘飛鳥伺山窓
風調竹韻聲游屐
月漏池痕影釣艫
此外蕭然都未辦
蚤看霜鬢入眉龐

寒

玄冬南土燠常先
栗烈翻疑朔氣偏
蛭縮自知非雒水
鶴言其憶是堯年
梅花有信存湯力
竹葉無功廢酒權
誰謂東山高臥穩
雪窓燈火未成眠

孝友流芳卷爲禮部張君題

孝友垂芳躅流光
奕葉輝昔稱姜氏
被今見老萊衣
竹筍冬常出荆花
晚尚依青門純德
遠白首壯圖非其
惜蒼麟逝爭看紫
鷺飛文章天北斗
禮樂帝南畿芝檢
恩方錫椿庭願不
違絲綸見華袞琬
琰著清徽玉樹風
逾皎金莖露未晞
明光新起草歲與
答春暉

送友二首

江天歲晚雪紛紛
病起那堪又送君
旅况十年

遜園漫稿
蕭寺月歸裝千里秣陵雲絃聲尚帶黃金縷錦
字猶牽白練裙更恨江淹才盡日銷魂仍欲賦
離羣

鬚髯如雪渥丹顏擲果丰姿尚可攀老後風情
猶北里病來花月更東山竹枝聽罷渾忘臥桃
葉歌成好載還最妒青樓紅粉色一時彤管爲
君斑

市隱園二十二咏爲姚允初觀察賦

玉林

遙望碧鮮林琅琅曼青玉應如夷甫姿非是風
塵物

茶泉

爲欲品茶來銀床垂素綆小聽轆轤聲森然注
雲冷

中林堂

窈窕林霏遠虛堂面竹開唯空嵇阮輩時爲抱
琴來

思玄室

一室祕青霞玄玄此中悟無事憶瑤谿不擬河
間賦

春雨畦

霖霖滋膏雨雲根欲漏春誰爲抱甕汲羸作漢
陰人

觀生處

茅屋臨畦結觀生此處深不尋吹萬理何許見
天心

容與臺

小築頰平坻臺成自容與風吹鶴斃輕軒軒若
霞舉

海月樓

金波搖海氣縹緲結飛樓坐抱銀蟾潔蒼涼浴
素秋

鷺羣閣

臨池虛閣起日對白鷺羣曇穰村中客誰私內
景文

鷗波

泛泛輕波綠春鷗白一雙主人知客意閒與共
蓬窓

洗研磯

片石垂波立時來滌松研忽訝動潛虬玄雲起
波面

柳浪堤

長堤蔭高柳綠浪拂天飛最愛春風怯絲絲綰
客衣

秋影坪

廣坪深樾中秋陰晝長暝何用結茅居離離宿
花影

浮玉橋

跨波起飛梁蜿蜒常浮玉經行手一藤宛虹隱
雙足

芙蓉館

林北精廬啓芙蓉被沼開金飈動僊掌吹入露
華來

鶴逕

遊園漫稿
曲逕行雙鶴，鈴竈憶煉形。何人共還往，相引入青冥。

萃止居

爲淹名士譚，數止高軒過。天末碧雲來，牀頭綠尊破。

借眠菴

宵來借榻眠，梨雲最深處。飄飄春夢飛，似游天姥去。

春草堂

西堂春草色，唯許惠連看。吟就池塘句，羊何欲和難。

石樹菴

拈得三珠樹，瞿曇好破顏。如何陸太守，空載鬱林還。

移山

黛玉峙嵯峨，烟姿坐堪掠。自比謝幼輿，身宜在丘壑。

適舫

小艇青絲竿行穿蓮葉過沙鷗閒共語此際少
風波

蛟門先生易學序

吾師蛟門先生以易起家歷官詞林至踐
綸扉參大政而讀易猶不休蓋韋編鐵摘未嘗
去手者數十年始以所得筆而爲書及予告
歸田且十年所摩研編削又不知凡幾更乃板
而行之而先生遂厭人間世矣仲子泰泳等奉
治命函書以序屬起元起元未嘗學易也安能

摹先生之易學雖然先生則旣詔之矣請妄言
之易之爲道有理有數人之剗心于易也求之
理與數焉耳矣理在天則不巳之命在人則未
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惠迪吉否則凶悔吝
數則陰陽奇耦之畫時六位以乘之因以爲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測夫吉凶悔吝者也
依理覘數數顯則理不隱倚數覘理理存則數
不亡久矣哉學者之鬼也不謂數之本乎理也
而箭言之不謂理之主乎數也而配言之抑又

不謂理之實而數乃不虛也理之生而數乃不
死也而倒言之故或曰晰數矣昧其理又或曰
晰理矣昧其數理不外數數不離理晰則同晰
昧則同昧有晰有昧昧者非晰者亦非矣久矣
哉學者之鬼也人之言曰宋以上學易者數學
不少理學少宋以下學易者理學不少數學少
我則曰千古以來六合之內學易者數學少理
學尤少數學不絕也理學絕矣京房焦贛管輅
關朗之流世不乏人采樵知禮負笻知樂籬桶
知易乃周孔孤行而易道晦三千餘年濂洛關
閩之間斷斷如也若是者理難數邪數難理邪
學者將安求哉先生之爲易學也求諸理之大
通而正者而不言所利求諸理之可從不可從
可求不可求可貞不可貞者衡之以正而大通
於天下非必諄諄語象占也豈以理而絀數哉
數非理不生猶月之光必受于日也理非數而
亦未嘗無寄猶火之窮于薪而傳無盡也理統
夫數而數不可以該理猶衆父父之能子衆父

而衆父之不能子衆父父也體無以匠有宐卽有以歸無降本以流末宐返末以會本吾得其同條其貫者參而伍之擬而議之易在是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吉凶悔吝如運璣以測天置槩以測地操鑑以測人無餘蘊矣又何俟拘滯于飛伏世應之文營爲于地人天鬼之變顛倒錯綜于擊制義寶專之紛紛而後決哉故我願學易者毋難言數而易言理又毋易言數而難言理數有窮而理無窮數有不可窮而理無不可窮陽窮于九故乾至上而亢生焉陰窮于六故坤至上而戰生焉數之窮也理則見羣龍之無首貞牝馬之無疆矣何窮之有畫一而已三之而爲卦者八也六之而爲卦者六十有四也又六之而爲爻者三百八十有四也引而伸之巧歷可窮乎哉理則推一而爲三百八十有四而未始多也藏三百八十有四于一而未始減也蓋所謂一卽萬萬卽一也何不可窮之有故我又願學易者窮理以御數毋執數以

圍理且夫數之推也元會運世天地有不移之
劫窮通脩短聖賢有莫度之限興亡治亂國家
有必不可諱之時理則柱傾矣維折矣不悖者
自若神徂矣聖伏矣不繆不惑者自若否泰尋
矣剝復倚矣窮則變變則通者自若數不可易
理尤不可易數未嘗以其不可易者制理之不
可易理恒以其不可易者奪數之不可易故可
以開物成務可以斷疑定業可以學問變氣質
可以人事回造化其似也煉石可以補天揮戈
可以返日銜木可以填海彊弩可以射潮理之
在天下者當如是夫且回天安諉天夫且牖人
安諉人理大故能爾正故應爾何數之拘又非
直如是而已澤上于天日入于地龍戰于野鳥
焚其巢數已極而理猶通數已不可逃而理猶
不可廢故不以數言數以理言數不以理爲數
用以數爲理用數用則禮樂刑政之權不制于
我制于數理用則消息盈虛之道不在數在我
如第使文君端著詹尹拂筮合則從之否則違

之將聖智與百姓同能精義入神焉攸用故衆
人數用君子用數衆人之數死君子之數活數
死則理無用而理虛數活則理有用而理實如
是始大始正始可與論易始可與言用易嗚呼
此先生之學所以能建天地質鬼神繼聖人與
民同患之志也毋論京房焦贛管輅關朗之流
所未能喻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輔嗣以後諸儒
有遺論矣聖人復起有能易先生言者哉蓋起
元之妄言如此惜乎先生上賓于帝隤二年而
起元始得其書又隤二年而起元始序其書無
繇面質先生裁其可否作者旣難知者又自不
易千載而下有一人焉得其解者先生必且旦
暮遇之若曰使邠生聞此必當不至河漢起元
竊有志焉未之逮也有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矣

封侍御畢太公暨配孫太孺人偕壽序

蓋余嘗跡古人三管之事差次耆舊之懿行與
閨閣之徽音竊有慕于伉儷並美者之空家而

遽未易邁也人儷矣而以德儷者尠人儷矣德儷矣而以才儷者尠抑人儷矣德儷矣才儷矣而以壽儷者又尠故梁鴻之儷孟光秦嘉之儷徐淑遂以盛事表于人倫而夫婦同究于高年至險大哉而上自非若劉綱之儷樊夫人未有章于琬琰者也夫以之數者古人觴得之猶曠若景星鳳凰之不常邁矧其兼而有之而且多貴多富多男子門開棨戟身縹珪組外傴僂三命之封內委蛇六珈之副如吾畢太公與孫太

孺人者豈非古今所稱第一希有者哉太公有子曰京兆孟侯 國家之寶臣薦紳之魁士而藝苑之宗工也自舉進士官秘書拜殿中執法御史行部齊魯晉秩貳大京兆士大夫之高其品峻其望覽其章奏與誦其文章者咸頰首遜焉乃孟侯踳踳挹慎一啓口不敢自名曰繫惟吾二人之教也蓋太公以儒起家質行比于騶魯孝弟忠信赴義好施予粉榆間尸而祝之而太孺人以孝敬勤儉逮下不妒忌佐其梱範德

則儷矣太公方富五車學窮二酉登高作賦騁
轡藝林而太孺人手校綠綈目披緗素宣成之
經可授道韞之談不窮三劉五宋彷彿見之與
之徃復而唱和焉才則儷矣上以是宐其家下
以是成其子有子七人七業竝興寧殊鄧氏六
龍下食疇比慈明孟侯崛起名世至結 主

知膺 慶典而太公太孺人乃得竝以子貴也
彼梁孟之德秦徐之才洵足儷矣然而布衣椎
髻之操作明鏡寶釵之酬倡又儷得之而未能
兼焉夫安能與太公太孺人媿乎哉矧吳市之
賃春洛陽之上計車來空返案舉長勞顛顛別
離形諸噫嘆眊太公太孺人子孫之顯貴福履
之安休相去又何啻霄淵隔也太公今隮年而
躋八十矣太孺人先太公二年而躋八十矣豸
繡之服翟羽之冠擁郝而歌含飴而舞者以數
十計而碧瞳綠髮皓齒朱顏僊僊乎一堂之上
人之望之若衣青裙登天門招木公迎金母相
與奏九鳳之清音鼓八琅之妙曲也卽劉樊之

事曾不足侈又何有于人間公嫗之剪剪哉故
余以爲古今所稱第一希有黃山白嶽之精英
斗牛須女之真氣鍾靈孕淑偏有所歸過此以
徃壽祺之介算數譬喻所不能知卽有三管安
能紀太公太孺人之伉儷竝美者而使母弇哉
故因太公猶子懋謙之請姑卽耳目所及者厓
略言之使張之以爲壽若舉太公太孺人之懿
行徽音更僕數之繪人倫之粉斧緝內則之珩
璜則有孟侯之言在精和嗟喟心體泰延年益
壽千萬歲太公與太孺人安坐聽之不佞不敢
更以華封人進矣

冬夜謝吉甫黃徵甫張韞甫王不驕太復弟
同集草堂

情親歲隔晤言稀寒夜開尊願不違聞見共驚
新事有嘯歌偏感舊游非坐披重幕金爐冷起
弄空庭玉樹飛華髮更憐心賞在不妨沉飲醉
無歸

通園海

三

